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六

桓公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此書蒐狩之始）

左傳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

公羊傳　狩者何田狩也（田者蒐狩之總名）春曰苗秋曰蒐（蒐簡擇也）冬曰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以其地遠）諸侯曷為必田狩一曰乾豆（上殺乾之以為豆實可以祭祀）二曰

賓客次殺以供賓客三曰充君之庖下殺備君庖廚之用

穀梁傳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取獸于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惟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

戎祀國之大事蒐苗獮狩皆所以講祀事也然先王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事有常時矣諸侯田狩不過郊皆擇山林翳密之地有常所矣有常時有常所則民不以爲累物不以爲害周之正月夏

之仲冬於時爲宜狩但魯狩大野乃常所也今不於大野而遠至郎地則非常所矣故書以示譏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左傳 夏周宰渠伯糾来聘父在故名

公羊傳 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何下大夫也

宰冡宰也渠氏伯爵糾其名也桓弟弒兄臣弒君不顯見不請命天王不能討而反使冡宰下聘天

理滅人道亡矣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糾位六卿之長降而書名罪失職也操刑賞之柄以馭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乃爲亂首承命以聘弒君之賊乎於來聘名宰而天王從其常稱示王當奉天命彰天討也於錫命王不稱天而榮叔無譏焉其義葢互相備糾書官又書爵任愈重則責愈大而恥愈深也

附錄左傳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秦國今陝西清水縣有故秦城冬

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左傳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于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佗桓公弟五父也稱文公子明非桓公母弟也免桓公太子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公羊傳曷爲以二日卒之㤜也㤜者狂也齊人語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二日卒之

者闕疑

穀梁傳鮑卒何爲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明實錄也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言陳侯避病以甲戌日出己丑之日得之不知其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之

陳侯鮑曷爲以二日卒按左氏公疾病而亂作則甲戌之下當有陳佗作亂之事而史闕之耳疑以傳疑聖人之慎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傳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時紀不與會故畧言也

外相朝曰如春秋之世小役大弱役彊雖敵體之國不相朝也今以齊鄭之彊大相率而朝小弱之紀葢實襲之幸紀人覺其詐而不得逞耳此外相如爾何以書紀人主魯故來告而魯史書之孔子

存而不削以著齊人滅紀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劉敞所謂聖人誅意之效是也紀近於齊許近於鄭齊欲得紀與鄭謀之而卒得紀鄭欲得許與齊謀之而卒得許王綱解紐彊大横行相要以利相傾以勢相尚以詐相助以惡而弱小無所逃其禍此春秋於紀侯之去弦子之奔所以無多責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穀梁作任

左傳仍叔之子弱也譏使童子出聘

公羊傳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何譏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政也

穀梁傳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錄父使子者謂不氏名其人稱父言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

古者官有世祿但使之食租衣稅而不畀以政事先王所以優恤功臣而防其敝者至矣周衰官人以世而大臣固位賴寵惟恐失之欲及其尚存而

見子孫之進用故未有職司者或承王命而有事於諸侯春秋書武氏子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狥大臣私意用其子弟而任之不以其賢使之不以其能也

葬陳桓公

不書月史失之也蓋陳佗簒立而葬之

城祝丘祝丘杜注魯地漢即丘縣孟康曰春秋時之祝丘也今山東沂州東南有即丘城

祝丘齊魯兩境上邑也齊將襲紀公欲助紀而畏

齊故城此以備之書譏不時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左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虢公林父王卿士）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黑肩周桓公也）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子元鄭公子拒方陳也）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萃聚）

也集成也從之曼伯爲右拒（曼伯檀伯）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二人鄭臣）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爲伍此蓋魚麗陳法）戰于繻葛（繻葛杜注鄭地或云即長葛也）命二拒曰旝動而鼓（旝旃也通帛爲之蓋今大將之麾也執以爲號令）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鄭臣）（王雖傷猶殿而不奔故言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

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公羊傳　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

穀梁傳　舉從者之辭也謂若王不親伐直舉三國從王命之辭也其舉從者之辭何也爲天王諱伐鄭也諱自伐鄭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于是不服爲天子病矣冀州者天下之中州自唐虞及夏殷皆都焉則冀州是天子之常居後王雖不都冀州亦得以冀州言之鄭近王畿故云在乎冀州言親近猶不能服則疏遠者可知

王不稱天非天討也不書敗示諸侯不可敵王也

鄭伯不朝固爲有罪然其罰至貶爵削地而止耳魯桓弑君而自立宋督弑君而得政天討不加乃親帥與鄭私憾之三國以伐之而陳佗簒弑之賊亦許以師從用此爲鄭所窺乘其瑕釁以敗王師而自是王命遂不行於天下春秋明治亂得失之原故王不稱天以正其本三國書從以著人臣之義伐不書敗以存共主之體而鄭抗王師之罪亦不可掩輕重之權衡君臣之名分莫不畢見凡此

皆裁自聖心非國史所能與也

大雩此書雩之始

左傳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龍見而雩龍見建巳之月蒼龍之宿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爲百穀祈膏雨始殺而嘗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於宗廟閉蟄而烝建亥之月昆蟲閉藏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烝祭宗廟過則書祭必當卜卜有吉否不吉則改卜次旬卜不過三故限以一月過涉次月之節則書之以譏其慢

公羊傳大雩者何旱祭也雩旱請雨祭名然則何以不言旱言

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何以書記災也

大雩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内之山川而配以上公禮也大雩則僭天子之禮矣然魯僭郊禘大雩舊矣欲悉書於策則不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各因事而書以見其非義蓋分所不屬則氣不能相感此先王制禮之精義按以春秋所書而可見者也

螽 公羊作蟓

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螽之爲物常因旱而生以害稼故書

冬州公如曹州國名姜姓曹杜注曹國濟陰定陶縣今山東定陶縣西北有故城即曹國也

左傳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淳于杜注州國所都城陽淳于縣也今山東安丘縣東北有淳于故城

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

穀梁傳外相如不書此其書何也過我也

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州稱公與祭公同

蓋天子三公而食邑於州者外相如不書此何以

書自曹而來魯將有其末故先錄其本也

六年春正月實來

左傳 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實來不復其國也

公羊傳 實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孰謂謂州公也曷爲

謂之實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 行過國竟而無禮于人謂之化

穀梁傳 實來者是來也何謂是來謂州公也其謂之是

來何也以其晝我（過我也）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

實或曰州公名或曰州公如曹而實來魯從省文也言奔則來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曰實來若覆書州公來則與祭伯來同而無以見不復其國之義矣

附錄

左傳楚武王侵隨（隨國名姬姓侯爵杜注義陽隨縣西魏置隨州今屬湖廣德安府古城在州南）使薳章求成焉（薳章楚大夫）軍于瑕以待之（瑕隨地）隨

人使少師董成董正也鬭伯比言于楚子曰伯比楚大夫令尹子文父吾不得志于漢東也漢釋例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入江武都今陝西寧羌州江夏今湖廣江夏縣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張自侈大也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羸弱也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熊率且比楚大夫季梁隨賢臣鬭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卒當以少師為計故云以為後圖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

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于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牲牛羊豕也牷純色完全也腯亦肥也粢盛豐備黍稷曰粢在器曰盛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神依于民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博廣也碩大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

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雖告神以博碩肥腯其實皆當兼此四謂民力適完則六畜既大而滋也皮毛無疥癬兼備而無有所闕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嘉善也栗敬也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禋絜敬也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非己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

之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于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郕左傳公羊傳作成杜注魯地泰山鉅平縣東南今山東寧陽縣東北有故城社即古成城也

左傳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齊欲滅紀故來謀

五年齊鄭如紀欲以襲之而弗遂至是且將大加兵其國紀睦於魯越境而謀公往會之蓋有不得已者是以春秋無譏焉

附錄 左傳 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二帥名）甲首三百（甲首被甲者首）以獻于齊于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生曰餼）使魯爲其班後鄭（班次也）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郎師在十年）公之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

之欲以他女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于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假父之命以爲辭爲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傳

秋八月壬午大閱此書大閱之始

左傳秋大閱簡車馬也

公羊傳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罕希也大閱之禮三年一舉桓公忽忘武備過于三年是以書之

穀梁傳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修教明諭修先王之教以明達于民國

道也（治國之道）平而修戎事非正也（平謂不因田獵無事而修之）其日以爲崇武故謹而日之蓋以觀婦人也

大閲者簡閲車徒而訓習之也周禮以仲冬之月大閲其法視三時爲獨詳者農隙故也周之八月乃夏正建未之月以盛夏而大閲則非其時矣昭定之間或書蒐或書大蒐凡稱大者皆僭用天子之禮也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暴其備豫也今以懼鄭忽畏齊人非時越禮而簡兵車不

獨厲農失政平時軍政之不修亦可見矣

蔡人殺陳佗

公羊傳 陳佗者何陳君也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絶也曷爲絶之賤也其賤柰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乎蔡蔡人殺之

穀梁傳 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其匹夫行柰何陳侯憙獵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何以知其是陳

君也兩下相殺不道兩大夫相殺不書其不地于蔡也
蔡人殺陳佗者討賊之辭也亂臣賊子或本國之
臣子或鄰國之君臣苟有一人能起而誅之則春
秋以討賊之義予之矣凡簒弑而稱君者著其國
之臣子不以爲賊而奉之也書陳佗則知陳之臣
子本不以佗爲君矣用此見春秋之初先王之澤
未泯人心正理猶存故州吁陳佗無知皆不容於
天壤焉又以知五年陳侯鮑卒甲戌以下所闕即

佗弑太子免事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傳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 太牢牛羊豕也以禮接夫人重嫡也 卜士負之士妻食之 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卜士之妻為乳母 公與文姜宗婦命之 世子生三月君夫人沐浴於外寢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乃降宗婦同宗之婦命之命名也 公問名于申繻 魯大夫 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 若唐叔虞魯公子友 以德命為義 若文王名昌武

王名以類命爲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取于物爲假若伯魚生人有饋之魚因名之曰鯉取于父爲類若子同生有與父同者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諱始于周周人以諱法敬事明神子生三月爲之立名以其終將諱之故須豫有所避故以國則廢名國不可易故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改其山川之名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僖侯名司徒廢爲中軍宋以武公廢司空武公名司空廢爲司城先君獻武廢二山二山具敖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更以其鄉名山

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物類也謂同日生命之曰同

公羊傳子同生者孰謂謂莊公也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喜國有正嗣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

穀梁傳疑故志之文姜淫于齊襄疑非公之子時曰同乎人也時人僉曰齊侯之子同于他人

先儒皆謂嫡長始生即書於策此舊史之法非春

秋書子同生之義也文公成公皆嫡嗣何以莊之生獨書文姜禽獸行故書之以正周公之後决後世之疑而朱子按經以核其事迹謂桓三年姜氏至自齊六年子同生十八年桓公乃與姜氏同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以正二傳之妄也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故誓於天子然後爲

世子

冬紀侯來朝

左傳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紀微弱不能自通于天子欲因公以請王命公無寵于王故告不能

魯桓弑君簒立天下之大惡也紀侯有齊難不能上告於天子自彊於政治和輯其民效死以守而求援於簒弑之人其能國乎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咸丘杜注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今屬山東兖州府

公羊傳焚之者何樵之也樵薪也以樵燒之故曰樵之齊人語樵之者何以火攻也何言乎以火攻疾始以火攻也咸丘者何

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

穀梁傳 其不言邾咸丘何也疾其以火攻也

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但焚一叢一聚非竭山澤而焚之也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所以養仁心而盡物之性也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昆蟲未出固可以用火但已過冬狩之期而未及春蒐且咸丘非狩地

故不言蒐狩直書曰焚以譏其盡物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穀杜注穀國在南鄉筑陽縣北今湖廣穀城縣治爲故筑陽城古穀城在縣北

左傳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二國以春來夏乃行朝禮故經

書夏

公羊傳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貴者無後即郊特牲古者寓公不繼世之義諸侯不臣寓公寓公死則臣其子不得繼父寓公之世故曰無後也待之以初言穀鄧與魯本同貴爲諸侯當待之如初也

穀梁傳 其名何也失國也失國則其以朝言之何也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以侍之初

春秋時諸侯相朝皆小國迫於鄰近之大國不得已而為恭也穀鄧近楚而遠於魯地之相去千有餘里無緣越蔡許陳曹宿郲而來朝於魯以情事揆之必為楚所逼失地而奔近楚之國皆不敢容故遠託於魯而魯桓以簒弒得國欲以遠國來朝為名俾行朝禮以自侈大而震耀其臣民故舊史

承而書之而實則失地之君故春秋據其實而稱名也先儒以爲貶其朝桓則身爲篡弑者會盟侵伐皆不書名而獨於朝之者舉罰頗其類矣至謂去秋冬二時以二國朝桓逆亂天道歲功不成則穿鑿附會將以扶植世教而轉破碎經指義不可通使孔子果以宰糾聘桓而闕秋冬則次年仍叔之子來聘亦宜復闕果以鄧穀朝魯而闕秋冬則當於滕子來朝四國會稷以成宋亂先見此義聖

人作經不若是之疎也且辛四年七年秋冬適無事可書而闕之如有事將並闕其事耶抑書其事而獨闕二時耶義益無所處矣

附錄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盟向二邑名隱十一年王以與鄭故左傳求與鄭成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郟杜注王城今河南洛陽縣西有郟鄏陌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曲沃伯武公也小子侯哀侯子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公羊傳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故曰祠薦尚韭卵夏曰礿始熟可礿故曰礿薦尚麥魚秋曰嘗嘗者先辭也秋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薦尚黍豚冬曰烝烝衆也氣盛貌冬萬物畢成所薦衆多芬芳備具故曰烝薦尚稻鴈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亟數也亟則黷瀆黷也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四者四時祭也裘葛冬夏之美服言士有公事不得及此四時之祭則不敢美其衣服蓋思念親之至也

穀梁傳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

周人以建子爲歲首周之春正月夏之十一月也烝以中冬不失時矣常事不書此何以書經有先起事以見義者書此以見夏五月之再烝爲黷禮也穀梁以春畢冬祭爲不時則未知周雖改朔而巡狩烝享猶用夏時且尚書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在十有二月則用亥月烝祭亦未爲失禮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

下聘弑逆之人而無貶何也既名冢宰於其重者

而舉法焉餘則從同之義也葢君相一體任之重斯責之專故歸賵仲子會葬成風則宰咺書名於前王不稱天於後來聘桓公錫桓公命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叔家父之徒無貶也此即虞書君臣相戒庶事之原皆繫於元首股肱之義

附錄

左傳八年春滅翼曲沃滅之 隨少師有寵楚鬭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無德者寵國之釁也

夏五月丁丑烝

公羊傳　何以書譏亟也

穀梁傳　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

以季春而舉冬祭非時也建子之月既烝而建辰之月復烝必以前烝為不備也其黷亂不經甚矣

附錄左傳　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沈鹿杜注楚地今湖廣鍾祥縣東里有鹿湖池即其地也黄隨不會黄嬴姓杜注黄國弋陽縣魏置弋陽郡于此今河南光州境弋陽城在州東黄城在州西使遠章讓黄讓責也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

淮漢志南陽郡平氏縣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平氏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西北季梁請下之下之請服也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逸見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君楚君也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速杞杜注隨地當在今湖廣應山縣境隨師敗績隨侯逸逃也鬬丹獲其戎車丹楚大夫與其戎右少師寵之以爲車右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

疾矣少師見獲而死是去其疾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秋伐邾

桓自弑立恃其彊惡以陵小國小國皆畏而從之故紀郕滕杞或朝或會惟邾恃舊好而不顧至是遂伐之以是知儀父蓋知義者也隱有讓國之心則即位三月即來講好桓有篡弑之惡則定位六年尚不與通伐之而仍不至逮十五年然後與牟葛同來蓋困於力之不支耳

冬十月雨雪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未當雨雪

故曰不時

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陰陽方中而寒氣先至此積陰侵陽之象春秋凡三書雨雪其二言大以大為異也此不言大以非時為異也

附錄左傳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虢仲王卿士虢公林父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此書遂之始

左傳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天子娶于諸侯使同姓諸侯為之主祭公來受命于魯故曰禮

公羊傳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祭者采也天子三公氏采稱爵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時王者有母也遂者何生事也生猶造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以上來尊事之辭無事知遂成使于我其成使乎我柰何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昏禮成于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今王使祭公來命魯為媒即因用魯往迎

之不復成禮疾王不重妃匹也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成其為王后之辭也

穀梁傳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于我故弗與使也時天王命祭公就魯共卜擇紀女可為后者便逆之不復反命遂繼事之辭也其曰遂逆王后故畧之也以其遂逆無禮故不書逆女而曰王后畧謂不以禮稱之或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四海之濵莫非王臣王命紀女為后則已成王后非如諸侯入國乃稱夫人

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

者其書皆曰遂祭公蓋受王命問期於魯并逆后于紀耳未有無王命而敢專行者獨書曰來正見非有聘問之事於魯即為逆后來耳不稱使皆禮不稱主人也左傳莊十八年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不言王使而曰虢晉鄭使蓋古禮如此先儒謂三公師傅之官坐而論道不宜逆女宜使卿往公監之蓋據襄公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傳稱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而經獨

書劉夏爲義蓋謂劉夏以非卿而書靖公合禮則不書也然以傳所書原莊公單靖公證之又似三公逆后周制固然故並存以備稽考

日講春秋解義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日講春秋解義卷七

桓公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左傳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

書

公羊傳 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

于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京師者何天子之居

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穀梁傳為之中者歸之也中謂關與昏事

往逆稱王后既歸何以稱季姜自逆者言之王者無外王命之斯后之矣自歸者言之未見宗廟不敢以尊自處也京師者大衆之稱經書逆王后者二惟季姜書歸于京師魯主之故必書其歸劉夏逆王后不書歸過魯而魯不為之主也

夏四月

秋七月

附錄左傳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巴國名姬姓今四川巴縣韓服巴行人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于鄧道朔楚大夫巴客韓服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鄾今湖廣襄陽縣東北鄾城是也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于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鬬廉楚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鄧大夫三逐巴師不克二甥皆鄧大夫鬬廉衡陳其師于巴師之中

以戰而北衡横也分巴師爲二部鬬廉横陳于其間以與鄧師戰而偽北北走也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楚師偽走鄧師逐之背巴師巴師攻之楚師自前還與戰鄧師大敗鄾人宵潰

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梁國嬴姓漢志左馮翊夏陽故少梁今少梁城在陝西韓城縣南荀國姬姓水經注古水西南逕荀城在絳州西十五里今絳州屬山西賈國姬姓今山西臨汾縣有賈鄉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左傳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諸侯之適子未誓于天子而攝其君則以皮帛繼子男故賓之以上卿各當其國之上卿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

歎施父曰施父魯大夫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公羊傳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在曹與在齊世子光也言射姑來朝與齊光序諸侯之上皆當譏而下文曹伯卒葬全録或于曹無譏未可知也此傳者依違之詞

穀梁傳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内爲失正矣内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放命也放命猶言方命謂逆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已止也止曹伯使朝之命則曹伯不陷非禮之愆世子無苟從之咎魯無失政之譏三者正則合道多矣

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謂諸侯老疾當朝覲之期身不能親得使子攝急述職也諸侯間於王事則相朝本無定期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魯而使世子攝哉故曹伯使朝世子當辭而魯亦不當受蓋參譏之

十年春王正月

穀梁傳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

桓無王此復書王何也或曰十者盈數也天道十年則必反故易稱守貞者十年而反常傳論恶逺者十年而必棄桓弑君篡國其數已盈故以天道王法正之也或曰魯采服之國也宜四歲而一見并類見之期計之三不朝矣正天王當以六師移之之節也其義皆可通

庚申曹伯終生卒

左傳十年春曹桓公卒終施父之言

夏五月葬曹桓公

附錄左傳虢仲譖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虢仲王卿士詹父屬大夫虞國名姬姓古虞城在今山西平陸縣東北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桃丘杜注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今山東東阿縣西有桃城鋪旁有丘即桃丘也

公羊傳會者何期辭也其言弗遇何公不見要也

穀梁傳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内辭也託言衛侯不遇則若衛侯不豪

魯公之接者以殺其恥

衛侯與公為會期中背而與齊鄭故公往會而不相遇蓋齊鄭急於謀紀而紀魯姻也伐鄭之役衛實從王故魯欲以為援而往會之而胥命于蒲齊衛既合故衛始以鄭之怨而約與魯會終以齊之故背魯而與鄭為郎之師也

附錄四年圍魏

左傳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所執者初虞叔有

玉虞叔虞公之弟虞公求旃旃之也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賈買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將殺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共池杜注地名闕今山西平陸縣西有共池志云虞公出奔地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左傳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

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不稱侵伐而以戰為文明魯直諸侯曲故言我有辭以禮自釋交綏而退無敗績先書齊衛王爵也鄭主兵而序齊衛下者以王爵次之也

公羊傳郎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兵近都城幾與圍無異此偏戰也偏一面也吉日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

穀梁傳來戰者前定之戰也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也不

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爲內諱也

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也春秋所書加兵於魯者衆矣未有稱來戰者此著罪之在三國也魯桓弑逆人人得而誅之鄭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姦且重之以婚姻今乃以私忿小怨親帥其師而來戰尚爲知類也哉鄭人主兵而首齊以非得齊不能舉是師也春秋時列國之邦交惟利所在向背無常齊僖嫁女於魯乃聽

鄭而與魯戰蓋齊與鄭謀紀而魯欲庇之故盡力於鄭以固其交而姻親有不暇顧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惡曹杜注地闕

左傳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宋不書經闕

惡曹之盟即前此三國之君來戰于郎者也其稱人何自有參盟其惡莫甚於惡曹前此鄭敗王師後此齊滅紀后之母家衛抗王人子突而自立皆與魯桓同惡故變文以發後人之疑而著其罪也按

翟泉之盟七國皆書人蜀之盟十有一國皆書人澶淵之會十有二國皆書人未必皆微者苟皆微者不宜著於經以此證之則此盟乃三國之君審矣

附錄

左傳楚屈瑕將盟貳軫貳軫皆國名貳在今湖廣應山縣境軫在今湖廣應城縣西鄖人軍于蒲騷鄖國名杜注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鄖城在今湖廣安陸縣蒲騷鄖邑在今應城縣北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絞州蓼皆國名絞在今湖廣鄖陽府西北州今湖廣監利縣東有州陵城蓼在今河南唐縣南莫敖患之莫敖楚官名即屈瑕鬬廉

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虞度也四邑隨絞州蓼也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君謂屈瑕郊郢杜注楚地今湖廣安陸府治郢州故城是其地也我以鋭師宵加于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于王濟益也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于蒲騷卒盟而還卒盟貳軫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左傳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内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謂子突子亹子儀其母皆有寵弗從　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于莊公祭杜注鄭地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今屬直隸大名府封人守封疆者因以所守為氏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鄧曼姓生昭公故祭仲立之

春秋之初罪莫甚於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其後禍亂相仍亦未有甚於五國者考其終始可為亂

常不義者戒矣

秋七月葬鄭莊公

卒踰兩月而葬慮有爭也蓋嗣子爲喪主諸侯會葬其位定則不敢爭故凡速葬者必有故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此書執之始

左傳宋雍氏女于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姞姓宋大夫以女妻人曰女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

公歸而立之

公羊傳 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其為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遷鄭都于鄶而野留野鄙也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

是不可得則病出突反忽之計不可得行則已實恥之病恥也然後有鄭國計雖不行然仍須力討之令忽有國即費功力猶愈于國之亡也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于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設施也舍置也如置死亡之事不得施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

穀梁傳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

祭仲何以不名命大夫也諸侯之大夫三命受位

列爲王臣則同於王朝之大夫而書字祭仲之惡不待貶而見著其爵列所以甚其罪也或疑名其君於下不宜字其臣於上不知君前臣名乃生人應對之禮非所施於國史之紀事各從其宜者也公羊傳以祭仲爲知權害義傷教自范甯發之皆知其悖矣

突歸于鄭

公羊傳　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挈猶提挈也　其言歸何順祭

仲也

穀梁傳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突纂凡之位制命權臣故言歸爲易辭非善之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易言廢立在己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

小白陽生繫之齊明其當有齊也突不繫鄭明其不當立也不稱公子春秋之初凡爭國者皆不稱公子也書歸有二義一順詞也一易詞也後書鄭世子忽則突之不順其迹顯著蓋易詞也内則權

臣許之立外則大國爲之援而世子忽之才不能自固故其歸爲易耳

鄭忽出奔衛此書奔之始

左傳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公羊傳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既葬稱子合伯子男爲一辭無所貶皆從子忽不稱子者貶而名之也

穀梁傳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

忽繫鄭明其正也不稱子責不能守其位未終喪

而出奔失子之道矣其義與國君失位以自奔爲文而不書其逐之者同所以警居位者當自彊於爲善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此大夫會盟諸侯之始折杜注地闕

公羊傳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公會宋公于夫鍾鍾公羊作童夫鍾杜注郕地今山東寧陽縣盛鄉城北有夫鍾里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闞杜注魯地今山東汶上縣西有闞亭在南旺湖中

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闞明年

又會于虛于龜蓋公與突皆簒立聲勢相倚而又有憾於忽宋自納突之後以責賂生隙故公不憚屈己力爲突請以固宋交而定其位也然屢盟而卒畔數會而卒離觀此益見盟會之不足恃矣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杞公羊穀梁作紀曲池公羊作

毆蛇杜注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在今曲阜縣東北源出石門山

左傳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 隱公四年莒人伐杞自是遂不平

杞當作紀是時紀為齊難危急甚矣魯桓切切為紀謀故屢會焉而大國無與同心者曲池之盟僅能與弱小之莒偕其不能為助而無救於紀之亡也蓋可知矣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燕人杜注南燕大夫穀丘杜注宋地在今山東曹州北

左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句瀆之丘杜注即穀丘也今其地名句陽店宋以立厲公故多責賂于鄭鄭人不堪故不平

入春秋來燕未嘗見經杜預謂燕人南燕大夫以昭公三年書北燕伯款出奔齊知此爲南燕也莊公之三十年齊伐山戎始爲燕燕通道於周則此年及十三年所書爲姞姓之燕可知矣左傳稱穀丘之盟亦爲平鄭宋觀十三年四國來戰燕亦與焉則燕乃宋之與國而此盟之爲鄭請可徵也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壬辰七月二十三日書于八月從赴

公會宋公于虛虛公羊作郲杜注宋地疑在今河南睢州境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龜杜注宋地疑在今河南睢州境

左傳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

諸侯非王事不出境桓公委宗社人民五出與宋會厲民荒政甚矣魯宋五會之地闞魯地夫鍾亦近魯故宋公來會欲因魯以責賂虛龜與穀丘皆宋地故桓公往會欲為突請免賂觀所會之地而情事可推矣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武父杜注鄭地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在今直隸東

明 縣
西南

左傳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

鄭終不肯致賂宋遂辭平是以與鄭盟而謀宋也突稱鄭伯不沒其實也雖簒弑之賊國人君之諸侯君之其會盟侵伐茍不以爵書則非其實而亦無以屬辭蓋列國之君書爵而一人獨書名則與大夫之會盟會伐者無以異矣王迹既熄霸統未興諸侯自擅無所禀命觀隱十年見兵革之亂也

桓十一年十二年見會盟之亂也霸統興而諸侯有所忌無復此亂矣故君子不得已而與桓文

丙戌衛侯晉卒

穀梁傳再稱日决日義也決日者謂二事決宜書日故經兩舉日文也

通一經惟此重書日蓋册書之體一日二事本宜各書其日而史所未詳不可復考偶有存者則仍其舊文耳或曰不應再書丙戌非後申則前子非也會盟宜日者也其不日者史失之耳武父之盟

既書日使晉卒不再書日則不知其卒於何日矣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左傳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詩小雅言無信故數盟數盟則情疏情疏而憾結故亂長

公羊傳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辟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不言伐則嫌內微者與鄭人戰于宋地故舉伐以明之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上十年郎戰之下已有此傳上

來戰于魯此往戰于宋嫌其異故復明之

穀梁傳 非與所與伐戰也非責也責魯又與其所與伐者戰也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于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戰輕于敗戰可道而敗不可道

公及鄭伯十有一月盟于武父則十有二月伐宋者爲公與鄭伯明矣內不書公而鄭亦稱師何也變文以著其罪也來戰者罪在彼往戰者罪在我宋人責賂不已固不爲無過然魯桓取其賂以成

亂鄭突資其力以篡國及鄭以責賂背宋而魯遂黨鄭渝數會之信連兵深入戰於國都邦交之翻覆譎計之傾危若此此聖人所以深惡魯鄭也

附錄

左傳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扞衛也從之絞人獲三十人獲楚人也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于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坐猶守也覆設伏兵而待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于彭彭水名杜注在新城昌魏縣今故昌

魏縣在湖廣房縣西南

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羅杜注熊姓國在宜城縣西山中後徙南郡枝江縣今湖廣宜城縣西羅川城乃羅故國其在平江縣南之羅城與湘陰縣接界者是後徙處也伯嘉羅大夫諜伺也巡徧也

十有三年春

附錄左傳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難言屈瑕將敗故以益師諷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鄧曼楚武王夫人言伯比意不在于益衆其謂君撫小民

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騷之役將自用也狃忕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言天不借貸慢易之人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賴國名子爵後漢志褒信侯國有賴亭故賴國褒信故縣在今息縣東北其賴亭在商城縣南皆屬河南光州杜注在義陽隨縣則去光州甚遠不知何據賴人仕于楚者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徇宣令也及鄢亂次以濟鄢杜注鄢水在襄陽宜城縣入漢今湖廣宜城

縣南有宜城故城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

盧戎杜注南蠻卽今中盧故城在湖廣南漳縣東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荒谷

杜注楚地荊州記州東三里有三湖湖東有水名荒谷在今湖廣荊州府羣帥囚于冶父

冶父杜注楚地水經注荒谷東岸有冶父城在今荊州府東以聽刑楚子曰孤之

罪也皆免之

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衞侯燕人戰齊

師宋師衞師燕師敗績

左傳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衞

燕戰不書所戰後也公後地期不及其戰故不書所戰之地鄭人來

請修好

公羊傳曷為後日恃外也其恃外奈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為日也得紀侯鄭伯之助然後乃能結戰日以勝內不言戰此其言戰何從外也從外諸侯相與戰例曷為從外恃外故從外也何以不地近也惡乎近近乎圍郎亦近矣郎何以地郎猶可以地也郎雖在郊內尚非攻城猶可以舉其地

穀梁傳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

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其不地于紀也春秋戰無不地鄭氏曰紀當爲己謂在魯也字之誤耳

此戰先儒多主穀梁謂戰于紀其實當以公羊爲正蓋宋怨魯鄭伐其國都故連三國之師造於城下無四鄙城邑可書故不地也使戰于紀則當書齊侯宋公衛侯燕人伐紀公會鄭伯救紀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事乃明著何爲故隱其辭使人莫辨哉首齊侯國彊而近魯故宋推以主兵也先

言會而後言日既會而後戰會與戰異日也衛侯書爵先君未葬而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凡諸侯在喪有境外之事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志其惡有淺深也

三月葬衛宣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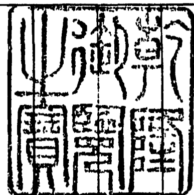
列國諸侯之葬必我往會而始書魯方與衛戰而不廢喪紀蓋魯秉周禮與衛舊睦故也

夏大水

自禹濬畎澮距川周公因之益詳井田溝洫之制故年之豐凶一視農力而水旱不能爲災周衰暴君汚吏慢其經界司空之法不修於是水無所洩旱無以漑尋常水旱猶或有蓄積可支茍遇大水則不獨禾稼不登而廬舍人民且不可問矣春秋備書於策所以悼禹功之遠憫周制之廢生民受患而無以拯濟也

秋七月

冬十月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八至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錄監生臣馮光熙

日講春秋解義卷八

桓公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左傳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孰曰饔生曰餼

前年魯會鄭紀敗齊衛之師恐其報怨故為此會以謀之曹素與魯協故魯會鄭於其地公於鄭突比之至矣十二年屢會以平宋鄭而不克則為武

父之盟為宋之伐十三年會戰今又為此會同惡相濟明矣

無冰

公羊傳　何以書記異也周之正月乃夏之十一月時當堅冰無冰者温也故曰異

穀梁傳　無冰時燠也

周官凌人職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豳風七月之詩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以供賓食喪祭下逮老疾其藏之也周用之也徧則

冬無愆陽夏無伏隂春無凄風秋無苦雨葢亦燮理隂陽之一事仲冬之月燠而無冰劉向以為紀綱縱弛善惡不明賞罰不行之象春秋所書皆經邦大訓而四時寒暑之變必詳亦洪範念用庶徵之義也

夏五

公羊傳　夏五者何無聞焉爾

穀梁傳　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

察其貌而不察其形貌姿體形容色立乎定哀以指隠桓隠

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

不書月闕文也先儒或謂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愼

或曰此修經以後傳寫者之脫漏耳後説似得其

實葢事之疑者不敢書闕者不敢益聖人之愼也

若五下脫月則何所疑而不敢益乎如舊史五下

有所繫之事孔子自宜益月而具書其事或僅存

夏五二字又宜用無事必具時與首月之例削五

而書夏四月以是知為修經後之脫漏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語穀梁作禦

夏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子人即弟語也其後為子人氏左傳

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來盟前定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言信穀梁傳

在前非結于今

突之篡立本由宋人而復與宋惡所恃惟魯而已

鄭非無大夫而來盟必使其母弟蓋懼忽方在外

儀疊在内諸大夫或有異心也使来盟則盟已前定與高子之盟異矣

秋八月壬申御廪災

公羊傳　御廪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御者謂御用于御宗廟也委積也御廪災何以書記災也

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廪粢盛之所藏其新也必矣何以不書記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御廪所儲以供宗廟也故其新也以為常事而不書垂

教之意深矣蓋國之本務雖勤於工築而民無勞怨也

乙亥嘗

左傳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災其屋救之則息不及穀故曰書不害

公羊傳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

穀梁傳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為唯未易災之

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言用火焚之餘以祭宗廟不敬之大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内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廪甸甸師掌田之官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舂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夫人親舂是兼甸之事一本甸作甸甸十日也壬申御廪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也壬申乙亥相去止四日故知未易災之餘

嘗祭時事之常何以書周之八月非時也不改卜而祭不敬也穀梁以御廩所藏為既春之米故曰未易災之餘而嘗考之周官廩人職大祭祀共其接盛鄭康成云扱以授舂人是御廩所藏固未舂也舂人為米以獻於三宮三宮夫人擇之以授饎人使為粢盛非蕪句莫辨壬申距乙亥甫四日則粟之出廩久矣以此知穀梁之説非也但遇災之後不改卜而遽嘗則未免慢易耳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公羊序蔡人在衛人下

左傳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戰宋在十二年焚渠門鄭城門入及大逵伐東郊鄭郊取牛首牛首杜注鄭邑今河南陳留縣西南有牛首城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大宮鄭祖廟盧門宋城門椽榱也圓為椽方為桷

公羊傳以者何行其意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不以者謂本非所得制今得以之民者君之本

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刺四國使宋專用其師輕民命也

師而曰以在以人之師者則為能左右之以行己意在為人所以者則為非其本意而為人所用之稱凡見於經皆以弱而假彊者也前此諸侯有會伐者矣非一國之意故以爵序即小國主兵而序乎大國之上亦非一國之意不得書以也齊蔡衛陳與鄭無怨徒以宋怨鄭突之背己而出師以聽宋所為故書以自此始霸事既興則徵兵於諸侯

雖能左右之而不復書以矣其書以者如魯以楚師伐齊蔡以吳子伐楚皆以弱假彊也列國之兵有制皆統於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為人用以驅人於死地皆大亂之道也故穀梁氏曰以者不以者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左傳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車服上之所以賜下天子不私求財諸侯有常職貢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

穀梁傳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前此求賻雖非王朝之體然賻乃諸侯所當歸也車服上所以賜下而以求於下失禮甚矣周禮列國雖有器貢不過桃弧棘矢魯壺之類耳左氏諸侯不貢車服禮之經也或謂車為器貢誤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此桓王也赴告及魯故書於策此後莊王僖王不書崩葢王室不告魯亦不赴見諸侯之不臣也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左傳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周氏

鄭大夫汪池也暴其尸以示戮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

厲公出奔蔡

公羊傳突何以名奪正也

穀梁傳譏奪正也

鄭突患祭仲之專使雍糾殺之為仲所覺糾見殺而突奔書名著其篡也書鄭伯見國人已奉之為君諸侯已與為同列也陸淳曰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見逐其惡大矣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

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其逐之者所以警乎人君其說是也突謀奪嫡始藉宋之力以脅仲與仲比以竊國又與其親戚謀殺之為反覆盜賊之計則其出亡自取焉耳茍正其本爵賞刑威惟君所操雖有奸邪孰敢窺伺哉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左傳 六月乙亥昭公入

公羊傳 其稱世子何復正也曷為或言歸或言復歸復

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

穀梁傳反正也

忽之奔不稱爵責不能守其位也返國稱世子見國其所當有也諸侯世國失位出奔歸而稱復正也大夫不世爵失位出奔歸而稱復則惡也

許叔入于許

左傳許叔入于許

穀梁傳 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言不請王命而歸

以復國書入有鄭之難未可以安然而歸也書叔著其兄弟之行次見國破君亡以序可嗣立也其義與紀季蔡季相發興復之善者莫過於許叔存祀之善者莫過於紀季歸國之善者莫過於蔡季皆聖人之所與也使書名則與入篡者無別矣

公會齊侯于艾艾公羊作鄗穀梁作蒿

左傳 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

左氏以為謀定許也然入許本齊魯與鄭合謀今許叔秉鄭之亂以復其國齊魯不興師以問之則已矣何故反為會以定其位也且會艾之後魯再伐鄭而齊不與焉安見其為謀定許哉髙氏閌曰魯甞與齊絶矣襄公新立復通好彭生之禍兆於此矣故春秋志之以齊為主蓋齊志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牟國今山東歴城縣東有牟城葛國嬴姓今河南寧陵縣有葛城

公羊傳 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

此來朝者三國之君也其稱人何天王崩不奔喪而相率以朝弒逆之賊且行旅見之禮故特文以見義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櫟杜注鄭別都也河陽翟縣今禹州是也

左傳 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檀伯鄭守櫟大夫

公羊傳 櫟者何鄭之邑曷為不言入于鄭末言爾末者淺也

曷為末言爾祭仲亡矣然則曷為不言忽之出奔言

忽為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

鄭已有君突自外竊入亦書鄭伯此因舊史之文而存之以示戒也魯桓與突同惡相濟出師輔簒至於再三故魯史畀忽而崇突以鄭伯書春秋因之而不革程子所謂以戒居正者之不能保也衛侯之入夷儀不名衎正而突簒也衎之入衛書而突之入鄭不書衎告而突不告也蓋諸侯以突為鄭君突亦自以為鄭君久矣故不復以入鄭告也

至大都耦國之害則昭十一年傳載申無宇之言備矣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褎伐鄭褎公羊作侈宋公上公羊有齊侯褎杜注宋地沛國相縣西南有褎亭在今江南宿州境

左傳冬會于褎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穀梁傳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鄭突簒國伐而正之義也不應疑故責之

忽在鄭而諸侯伐鄭則助突明矣穀梁謂地而後

伐為有所疑非也先會而後伐紀其實耳或謂宋既責賂而伐突不當又納突魯方與突伐宋不當又會宋納突且忽之奔也衛實受之亦不應伐忽以納突以是有疑不知魯軌宋馮衛朔皆以不正得國其與突為黨乃水之流濕火之就燥又以正繼正則鄭國無所求以不正奪正則可以責賂其來舊矣故不復知有人紀之常邦交之正耳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左傳 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前年冬謀納厲公不克故復更謀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左傳 夏伐鄭

魯宋衛再會連兵以伐正而助不正非徒為突謀亦欲植黨示威以自固也其惡固不待貶而見矣

春正月會于曹蔡先於衛夏四月伐鄭衛先於蔡周官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九儀之命不可

亂也至春秋時霸者以意之向背為升降列國以勢之彊弱相上下而舊典不可復問矣此民志所以不定爭攘所以日繁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此書致伐之始

左傳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

穀梁傳桓無會其致何也危之也助篡伐正危殆之甚

魯桓躬為篡弑求助於彊鄰其身既定遂會于稷以成宋亂亂臣賊子由是益張今又再會連兵伐

正以助篡方且飲至策勲自明得意積不善之殃將至矣

冬城向

左傳冬城向書時也

杜氏預謂城以十一月以長歴推之此年閏在六月月郤而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以證傳曰書時非誤但縱是十一月亦夏之九月農功未畢蓋城築之事非可月成戒事於此月而以春正月

畢功則無妨農之病耳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傳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夷姜宣公之庶母也上淫為烝屬諸右公子為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左右公子左右媵之子因以為號夷姜縊失寵故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宣姜即宣公所娶急子之妻構會其過惡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莘杜注衛地今山東莘縣北有莘亭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

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惠公朔也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黔牟羣公子惠公奔齊

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絶曷為絶之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朔十二月朔政事也而不能使衛小衆時天子使發小衆不能使行越在岱陰齊越走也岱泰山也山北曰陰屬負兹舍不即罪爾屬託也諸侯有疾稱負兹舍止也即就也言託疾而止不就罪

也

穀梁傳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

朔繼立已五年二公子雖怨之以其承國於父未敢廢立必因名而不往王欲致討然後得行其志莊六年諸侯納朔而王人子突救衛則公穀所傳蓋信而有徵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黃齊地杜注路史登之黃縣東南有古黃城本紀邑後入齊案登州府黃縣齊東垂也去魯殊遠疑非會盟處

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左傳

紀魯之婚姻而衛朔在齊齊欲納朔而魯欲平紀故釋前憾而為此盟也然二年之後齊遂遷紀三邑六年之後魯卒會齊納朔事之順逆交之離合一聽乎彊者而弱者不敢違則盟何足恃耶又齊之圖紀十有二年矣魯為紀納后於王故紀雖從魯敗齊而齊不敢報怨至襄公而後逞志焉用此見襄之無道而僖猶知畏義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會公羊穀梁作及趡杜注魯地當在今山東泗水鄒縣之間

左傳及邾儀父盟于趡尋蔑之盟也

隱公元年嘗與邾盟于蔑至七年魯渝盟而伐邾遂絕通好及桓立十五年邾與牟葛來朝因尋蔑之好而為此盟乃不踰年又興師會伐何哉從宋志也夫前此伐邾既為宋討後此伐邾又從宋志已欲盟而盟人欲伐則伐邦交之反覆無常一至

於此春秋凡盟皆惡有以夫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公羊闕夏字奚穀梁作郎此齊魯交兵之始奚杜注魯地今山東滕縣南奚公山下有奚邑

左傳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爭疆界也于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不虞猶不意也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穀梁傳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為內諱也

不名及者疆吏得公命與戰徼者之名不載於策書也觀明年公會齊侯于濼則齊魯之怨未深其非公與戰明矣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左傳 蔡桓侯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左傳 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

蔡季蔡之貴者也自陳陳有奉焉爾（穀梁傳）

舊說蔡季與獻舞俱桓侯弟也桓侯無子立獻舞季遂去而之陳封人卒獻舞立蔡人思而召之其去以道其歸以禮故稱字以褒之按杜氏預謂季即獻舞先儒多謂季讓國之賢不宜失國見執而不死於位以此斷獻舞為異人以經考之突歸于鄭赤歸于曹皆稱名而季書字則歸無惡可知矣陳侯之弟黃楚公子比之歸皆先書其奔而季之

如陳不書則出無惡可知矣蓋奔者以惡出也故魯公子之奔未有不書者而季友如陳不書其歸也特書季子來歸用此觀之則蔡季之出入無惡信矣但人之才分有限而事變無常以歸國無惡而決其無失國見執之事亦非定論並存二說兼發所疑以俟參考

癸巳葬蔡桓侯

春秋惟封人之葬書侯故先儒皆謂五等諸侯本

國臣子皆稱之曰公其卒也不請謚於王遂私謚為某公春秋從而書之以見其非禮惟蔡季賢知請謚於王王之策書則云謚曰某侯故特書之以明得禮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左傳伐邾宋志也

邾宋爭疆魯從宋志以為此伐其距趡之盟僅數月耳刑牲詔神棄如敝屣瀆信而不仁亦甚矣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傳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官天子掌歷者不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故言居卿也底平也謂平歷數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言日御奉天子所頒之歷不失天時以授百官

穀梁傳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既盡也盡朔一日至明日乃食是月二日食也

書朔不書日舊史闕文也歷家謂有平朔有定朔以日平行月平行推算某日某時某刻合朔是為

平朔日有盈縮月有遲疾取均度或加或減於平行以定某日某時某刻日月相會是為定朔自劉洪乾象歷始用定朔於是非朔不食漢初以前皆用平朔故有食於朔前後者但朔前朔後聖人何難據實以書而必曲生義例乎日食於朔二日則不得為朔矣故當以文闕為正

附錄左傳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昭公弟

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達魯大夫）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復重也本為昭公所惡而又弑君是重為惡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是年桓公之終也復書王正月明弑君之賊雖身已没而王法不得赦也又桓十五年天王崩至是嗣王三年之喪畢矣明弑君之賊後王宜加討也然則簒弑者身無存没時無古今而不可容於天地之間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羊無與字濼水名杜注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今趵突泉即濼水之源也蓋濟水伏流重發處

左傳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魯大夫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讁之以告夫人告齊侯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若言夫人已為公所絶外也夫人外者何内辭也言内為公諱之辭其實夫人外公也

穀梁傳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夫人驕伉不可言及故舍而弗數

公往會齊侯夫人欲同往而公不能制會禮畢夫人欲從齊侯至齊公不能止而身從之禮防盡潰而亂象已形矣濼之會不言夫人夫人不與會也僖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以夫及婦恒辭也此獨變文書與與者相敵而不相屬之辭明夫人不屬于公公羊氏所謂夫人外公是也夫不夫

婦不婦欲無敗得乎故變文以著見殺之由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左傳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上車曰乘彭生多力拉公幹而殺之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穀梁傳其地于外也薨稱公舉上也公五等之上

魯君弒而薨者以不地見其弒而此書薨于齊何

也薨在外不得不書其地也然前書公與夫人如齊已見起禍之端後書夫人孫于齊則去其姓氏以正與聞乎弑之罪莊公不書即位以明先君不以道終子不忍即位之義則雖書薨于齊而見戕之實亦不可掩矣

秋七月

附録左傳秋齊侯師于首止首止杜注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在今河南睢州東南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不知齊欲討己七月戊戌齊人殺子

亹而轘高渠彌轘車裂也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昭公弟子儀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子亹之立本非仲意故然譏者之言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克莊王弟子儀辛伯告王辛伯周臣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于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竝后妾如后匹嫡庶如嫡兩政臣擅命耦國都如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及于難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齊彊魯弱不可立報故君子量力而為恕辭

穀梁傳葬我君接上下也言我君舉國上下之辭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桓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謚者行之迹所以表德于卒事乎加之矣人之終卒事畢于葬故于葬定稱號也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備然後可以會矣桓無此三者而出會大國所以見殺

賊未討而書葬讎在外也凡在官者殺無赦謂本

國之臣子耳讐在敵國勢或不能即討而親之喪不可久暴露故於葬無責焉非謂討可緩也若莊公之忘親暱讐則又非欲報而不能者所可比書葬而其罪愈不容逭矣